

地址：青海西甯西川徐家堡大路南

到民間來

通訊處：青海西甯鎮海堡郵務信櫃轉

第三十期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二日

目錄

我也一談農村	罪我
尙覺妥善？	非我
農村的馬鈴薯還	香亭
能醫病	香亭
我囑託你	參武

我也一談農村

罪我

我近來於作文章上，講演話上，這一種的勾當是最無聊的。因為五千年的名句造得不少，好話說得更多，但是雞鳴狗盜之流，却盡是會寫，會說，會讀，和有機會聽的人。現在沒有人主張焚書坑儒，只是言行太不一致的人在國度裏是特別多，結果是越寫越虛偽，越說越沒有勁兒，這所以令人感覺到很大的無聊。前日在村上貼有「到民間來」的報紙，子細思想，它的責任是很重大的；這個使命是值得我們注意的；所以不揣鄙陋，橫說幾句：

現在中國農村崩潰，經濟破產的事實，也是無可諱言的。但推究其源，可以說是中國的政治不上軌道，軍閥，政客，劣紳，土豪，乘空兒來敲詐剝削，那個不是吸食農村的血髓的？這話怎樣說呢？我們祇拿事實來作實證：現在各通商大埠共同的呼聲：「今年的市面太冷落，

到民間來

貨物通通比往年便宜些，但總是沒有生意。」這是什麼理由？這可以說是五穀豐登的地方，每石十數元的值，公款未完清楚，商人的貨價又每日的催討，糧食既已告罄，債台又復築起，還說什麼「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養妻子，樂歲終身飽，凶年免於死亡」呢？所以一般人因難言異口同聲地說：這就是農村崩潰，經濟破產的現象了。但有什麼方法，去救濟呢？且待政治上軌道再說吧，這話全然是錯誤。

且就中國的環境而言，中國固然須要建設起大都市，要是正則的建設；中國到底是個自然的大農場。我們說是中國的病根，是在農村經濟破產的信念，那末，救濟的方法，就應從這方面入手。

可是老百姓們——農同胞們——現在實際所感到的兩個切身的問題！就是「求食」與「求知」的問題。如果這兩種問題能得相當的解決，那可敢大膽的說是不用著「要人

會」這一類的空文，而社會自然會趨於安寧，國家自然能生存於世界，農村也當然的復興了！

我們所考慮的「求食」與「求知」的這兩個問題，是怎樣的解決？是何人負責？我們無疑地說，農村的學齡兒童為何不去讀書？是因為他們的父母脫離襁褓時便叫他們去找食；不讀書的原因是第一個嚴重問題。沒有找到食料去生活，求生不得，又何暇去求知？但同時「求食」的技術又非賴於「知」學識不可！

所以要使農村經濟改善，必須將他們「求食」與「求知」能得同時的解決，但負這種責任的是那些人？不客氣地說：是我們這般現在已是「天之驕子」的學生！並受委農村指導的委員。不過，我們必須在揭起「結隊到民間去」的旗幟之先，自己也要思想一番！我們助人「求知」的外，是否備有助人「求食」的技術？明白言之，提倡農村教育事業的人，必得兼有生產的技術，否則，是毫無裨益的。

朋友們！要知道這才是我們自己的責任，自己應作的事業！與其寄生在熱鬧都市中，莫若下決心「到民間來」和農胞們結伴携手，努力！奮鬥！

二二，一一，一七於鎮海堡

尙覺妥善

非我

「……第十一期提倡國貨與抵制仇貨篇上——何止萬鏡可欽可悲和——而全在乎國貨的提倡，則前之樂用泊來

品者，兩段中間，以我的小小眼光看起來，總覺句頭太短，意思含混，這文字的構造，貴乎明顯，那篇原稿上「源而來，浩浩而去」的句下有「舉國上下，咸焉憂之，莫不思……」而全在乎國貨的提倡」句下有「荷國貨而振興也，則前之……」原稿是我的杜撰，所以我看起來，尙覺妥善，刊物是碩彥名士的結晶，自然，他的用意，這常人參禪不了，會解不下的……請解釋一下吧！……」

這是克己君寫結到民間來社主筆的信中的一段，首尾兩段從略，想克己君也不見責吧！

我不是到民間來的編輯，也不是克己君的相忌者，只不過是一個愛護斯刊的投稿人。前天因事進城，適過徐家堡，便順道往訪諸同志，正談笑間，遂有克己君如上的書信的投遞，我便照抄了中段，來在這裏和克己君討論。

到民間來的刊例上有「來稿得增刪之，惟聲明者不在此限」之規定，克己君，你是否預先聲明？若預先聲明，而編者竟自增刪，這是編者的不然；尙是預先沒有聲明，當然，編者得增刪之，而偏要質問編者，要他解釋，這是你和編者開玩笑呢？還是故意洩氣呢？況且，編者又不是你的國文教授，你請他講解做什麼？

「……句頭太短，」一句，足見你讀古文把你讀壞了，因為讀古文的，總要疊腔做調，搖頭擺尾的朗誦，才能玩味出文意來，現在的文章，我也作不來，可是胡適之先生說得好！：「要說什麼，便寫什麼，要怎麼說，便怎麼說……」據此看來，你竟以元始天尊的頭腦，十八世紀思

想，在二十世紀的新文壇上還講什麼句頭短，氣魄長的勾事。當麼？這顯然讀古文把你讀壞了；這顯然因接近腐儒而把你染壞了。

「所以我看起來，尙覺妥善，」哈哈！這未免太主觀了吧！太保險了吧！你的自信力，就這樣大麼？岳武穆是神人，尙且說出所答非所問的話來，——「或問天下『何時』太平，岳武穆曰：文官不愛錢，武將不怕死；天下太平矣，」問的是何『時』，答的是何『以』，質言之，即問的是時間，答的辦法，——克已君！你和武穆比一番，是否有此自信力？先生！客觀一點吧！

「刊物是碩彥名士的結晶，……常人參禪不了……」幾句，尤其是說得不通。刊物既然就如像你說的「碩彥名士的結晶，」我們常讀你的「結晶的作品」，當然，你也是「碩彥名士，」却又爲什麼參禪不了呢？這豈不是拿自己的拳頭打自己的眼窩，拿自己的排泄物塞自己的嘴麼？況且，到民來是提倡農村教育……的刊物，不是談佛論道的報紙，又誰叫你去「參禪，悟道」呢？

克已君！這是我和你的一個商量，你可贊同嗎？

二二，一一，二八。於磨石溝。

農村的馬鈴薯還能醫病

香亭

從前，某國有位美麗的公主，她的父母，十分寵愛她，無論她要甚麼，他們就依她甚麼；並且又僱用一百個侍女，和四十個童子侍奉她，所以，她可以整天不必動手做

到民間來

事。

照她這樣的環境，總可以滿足舒服了，那知事實全不相符；她却整天的愁眉不展！不知想着什麼？……玫瑰色的面龐，一天的蒼白並且瘦削起來，後來她竟然病了，病勢很重；夜間患失眠，整夜睡不熟寐，日間粥湯不進口。

王后悲傷的說：「我的女兒的病，可不輕啊！快去訪請全國的名醫來替她診治罷！」

全國聞名的名醫都到了，雖然開了幾個藥方，只是醫不好公主的病，反而一天重似一天。

國王也很擔憂，忙說：「還是請位聰明人來給我們想想方法吧！」

不久，一個年高的老者，走進了公主華麗的寢室，他看見房間裏的四周，站着許多侍女和童子，等候公主的吩咐和差遣。

聰明人向公主，侍女們，童子們，以及室中的器具，子子細細察看了一會，然後才替公主診脈，診好了，他就開起口來，祇用着蒼老的聲音，說了一聲：「吁！」下面也就不說了去了。

王后哭道：「她的病勢，重得很哪！整夜睡不著覺，聰明先生！你看她應當怎樣才好呢？」

國王又接過來說：「她的病勢，真太重了，無論甚麼東西，都不想吃的；就是最鮮美的鶯蛋，她也吃不去呢！」

於是侍女和童子們，也齊聲嘆道：「近幾天來，我們簡直想不出用甚麼方法，使公主笑一笑。」

王后哀求着說：「聰明先生！請你快快替我們想個方法吧！我們決不忘記你的恩德！」

聰明人聽國王和王后這樣說，便向公主望了一回，高聲的喊道：「祇有馬鈴薯可以醫治公主的病。」說罷，便逕自向室外跑去了。

公主放聲大哭道：「哎呀！哎呀！誰要吃那又淡又鹹的馬鈴薯啊！……」

王后說：「哎呀！馬鈴薯怎樣吃法呢！」

國王吩咐道：「侍衛們，快去叫他回來，讓我問個明白！」但是，這位聰明人，竟一去不返。

因此，他們再也沒有機會，去問聰明人了；他們就用種種的方法，烹調馬鈴薯，天天換花樣，日日換口味，公主因為渴望着痊癒，所以也儘量的吃，但是，仍舊絲毫沒有見效。

有一個侍奉公主的童子說：「我記得我從前小時，也會害過一次病，媽媽給我做了一碗馬鈴薯粉來吃，後來竟因此而開胃了。」

國王聽了童子的話，非常喜悅，當下依他的方法，調了一碗馬鈴薯粉，但公主吃時，一個不留心，幾乎咳出血來，國王怒了，立刻把這童子送進監獄裏去，判他一星期的徒刑，算是懲罰他胡說亂道的罪。

又有一個侍女說：「依我的愚見，或許聰明人叫公主

去嗅馬鈴薯的香味，也難說啊！因為有幾種植物的香味，的確能夠治病的。」

王后說：「這倒也不錯！」

於是王后馬上傳令，把馬車準備起來，出發到郊外的馬鈴薯田裏去嗅香味。

國王和王后伴着公主，乘着馬車也出了宮門，一霎時，便到了一個小小的農場，農場的四周，圍着木欄，裏面有一個老頭兒農人，正在專心的除草，施肥料，……王后從車窗裏探出頭來，招呼老頭兒，叫他跑到車旁來。

(未完)

我囑託你

參武

秋神呀！你的威權，真是利害；你來了，花兒，草兒，就變了色；蜂兒，蝶兒，馬上就滅了銳氣。

霜神呀！你的脾性，真是惡劣，花兒，草兒，遇着了你就凋零了，蜂兒，蝶兒，便蟄藏起來。

你倆的性格，似乎把宇宙間的自然之美，都看不起似的，你倆來臨，把世界上的紅紅綠綠，都消殺淨盡了，花花世界，變成很蕭條的地。

哦！我也想着了，你倆位若不把那殘花老虫不剷除，那裏有新的世界來呢？俗語說：「舊的不去，新的不來，」總理說：「除舊換新，」可見你倆位是革命先者。你不把殘老敗將剷除，在我的眼中常常牽掛，也是無意味。

秋神呀！霜神呀！我懂得了，你原來是除舊換新的神，我希望你老人家們常常兒的監察着，把那腐爛殘敗的一切的一和一切，都掃除，這是我誠懇的囑託，也是人的請求。